

12月20日,是我国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先生逝世三周年的日子。我受中国广播艺术团的特别邀请,赴北京参加“迎春 谢导师”纪念马季先生相声小品专场晚会。

19点30分,纪念马季先生相声小品晚会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举行。中宣部、广电部、中国文联、中国曲协、中国广播艺术团等有关领导,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的老艺术家们和一千多名观众参加了晚会。民族文化宫大剧院楼上楼下,座无虚席。

马季生前长期担任中国广播艺术团的艺术顾问和说唱团团长,他是相声界承前启后的领军人物。在半个多世纪的从艺生涯里,他坚持紧扣时代脉搏,紧密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注重相声艺术的传承和创新,是一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大师。马季先生几十年里创作和表演了300多段作品,注重培养青年相声人才,“马家军”是广大群众对他众多弟子的爱称。

冯巩、姜昆、戴志诚、郑健、李金斗、李建华、巩汉林、金珠、赵炎、刘伟、刘全和、刘全利、王谦祥、李增瑞、赵伟洲、李伟建、武宾等众多著名笑星联袂登场,用笑声纪念这位被观众深深喜爱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全场演出十一个节目,其中姜昆、戴志诚、郑健表演的三人相声《一仆二主》和刘伟、赵伟洲合作的相声《长寿村》都是马季创作的作品;青年演员王彤、随风表演的《新说百吹图》是在马季先生脍炙人口的名作基础上改编而成的;当年王谦祥、李增瑞在马季指导下说的第一段相声就是《笑梦成真》,他们重新表演了这段作品,也是为了表达对恩师的感谢和怀念之情。此外,晚会演出了多段原创的新作,如冯巩等表演的相声剧《不能让他走》,巩汉林、金珠表演的《美梦成真》,赵炎、周炜表演的《求名心切》,李伟健、武宾表演的《疯狂大卖场》等。据中国广播艺术团团长王书伟介绍说:“纪念马季精神,是为了弘扬相声艺术。此次相声小品专场,大腕云集,群星上阵,老中青三代相声演员齐聚一堂,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展相声事业,更好地服务广大观众。”

我作为中国广播艺术团的特邀嘉宾,坐在前排位置上观看了一场当今中国曲艺界最高水平的专场演出,晚会现场的热烈气氛、观众的强烈反响,以及对艺术家的深切怀念,令我的心情至今难以平复。

那些尘封了多年的记忆在此情此景下,

如一匹脱缰的野马,一下子把我拉回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

那时刚上小学的我随着家庭下放到淮阳县曹河公社徐营大队庞楼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就是那时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吃的是红薯,住的是“草屋”(储存牲口过冬草料的小屋)。

值得庆幸的是,庞楼村正好和五七干校



毗邻。当时的中国广播文工团的老艺术家侯宝林、赵连甲、马增慧、马季等全都在这里劳动锻炼。

那时还是孩子的我没事就往干校跑,当时根本不懂什么是艺术家,就知道他们说的普通话特好听,演的节目特好看,就在他们身前身后屁颠屁颠地转,帮他们掂掂水,倒倒茶,搬搬砖坯,收收工具,很快就和他们混熟了。我最喜欢侯宝林老师,虽然当时我并不知道曲艺是什么,但是就觉得这老头特逗,一张嘴就连珠串地说,让你笑个不停。在那样的年代,苦中作乐是最宝贵的,今天,我乐观的生活态度,也是和他潜移默化地影响分不开的。

记得有一次是个星期天,侯宝林老师在干校猪圈喂猪。他穿着长筒胶鞋站在猪圈里边,我站在外边,他弯腰够不着外面的猪食桶,我伸手够不着里边的猪食槽,我只好在外边一瓢一瓢地往他拿的破瓷盆里倒,让他再转身倒在里边的猪食槽里。我们俩正

干得起劲,一个农村老太太和一个中年妇女来到猪圈旁,看着侯老师一个劲地发笑。侯老师不解地问:“大嫂,你们笑什么呢?”一听这话她们俩笑得更厉害了。一头雾水的我看了看这两个人,又看了看侯老师,这一看不要紧,连我也乐了起来。原来侯老师的腿上弄得全是猪粪,胳膊上、身上,甚至脸上弄得都是猪食,怪不得人家看着他笑。

好大一会儿,那两个农村妇女才忍住

笑,问侯宝林老师:“哎,喂猪的老头,你知道干校有一个姓侯的说熊话(当时本地称说相声为说熊话)的吗?”侯老师看看她们,反问了一句:“姓侯的,说熊话的?”

一位妇女连连点头:“对,对,就是以前好在广播匣子里说熊话让人笑的那个,听说他也在咱这干校,俺想看看他到底啥样。”

另一个妇女也赶紧插话:“听说他还会一半拉脸笑,一半拉脸哭哩。”

侯老师放下手中的猪食盆,从猪圈里走出来,说:“大嫂哎,那个说熊话的姓侯的现在不说熊话了,他改行喂猪了,整天累得哭不哭笑不笑的,哪还能说熊话呀?”说着说着侯老师脸上就露出了一半哭一半笑,哭哭不得的表情。

那两位妇女先是直愣愣地看着,接着就捧腹大笑,那个老太太笑得一屁股坐在猪粪上。

侯宝林、马季老师等艺术家们在干校期间,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故事。他们每逢

周末和节日,都要搞一个小型的联欢晚会,地点就在干校的麦场里。这在当时基本没有什么文化生活的农村,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每次演出,十里八村的乡亲们都会赶来观看。当然这里面也少不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我喽。记得当时我最爱听的就是马季先生说的《海燕》、《山鹰》和《反正话》,其中的片段我到现在仍然记忆犹新。

当时,中国广播文工团经常到驻地的农村、乡镇、县城等地慰问演出,我是去哪儿跟哪儿,走哪儿学哪儿,就这样我狂热地迷上了曲艺。虽然没有正式拜师学艺,但从那时起,曲艺已经顽固地根植在我的生命里了。

后来,我又喜欢上了快板书,就正式跟范景浩老师(现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学习快板书。当时的我已经上了高中,不过每个星期六回家,我都到干校老师那里学习两个小时。不光是为了学艺术,当然我还有一个小九九,那就是能在那里吃上一顿猪肉白菜炖粉条和又白又大的蒸馍,这在当时只有过年才能吃到啊。

1974年我在淮阳四中读高中的时候,由于每个公社和学校都要成立文艺宣传队,我被选中并被任命为副队长兼导演,经常带领一帮子同学到每个大队去给广大贫下中农演出。我那时演的山东快书《美国俘虏兵》,快板书《奇袭白虎团》、《双轮老太婆》等,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每次演出都是一遍遍的掌声,一次次的返场。加上我那时语文水平比较好,便开始自己写相声、写曲艺小段,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很快在公社、县里出了名。就这样,我经常被邀请参加县里的创作班和宣传队,代表县里到地区、省里参加文艺演出,还参加了全国五省区文艺汇演,并多次获得创作、演出双项奖。很快,我就成为了一名河南省政协委员,并被录入到《河南省曲艺名人录》一书中。

就这样,我一路创作,一路演出,一路领奖。1982年,我获得了“全国文化艺术先进工作者”的特殊荣誉,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弹指一挥间,悠悠数十年。感谢五十七干校和中国广播文工团的老艺术家们,是他们让我接触了曲艺,爱上了曲艺,学习了曲艺。

感谢那个特殊的年代,给了我一个全方位的磨炼,没有那个时代的那段日子,我就不会有今天这些成就。

曲艺,让我的人生变得如此精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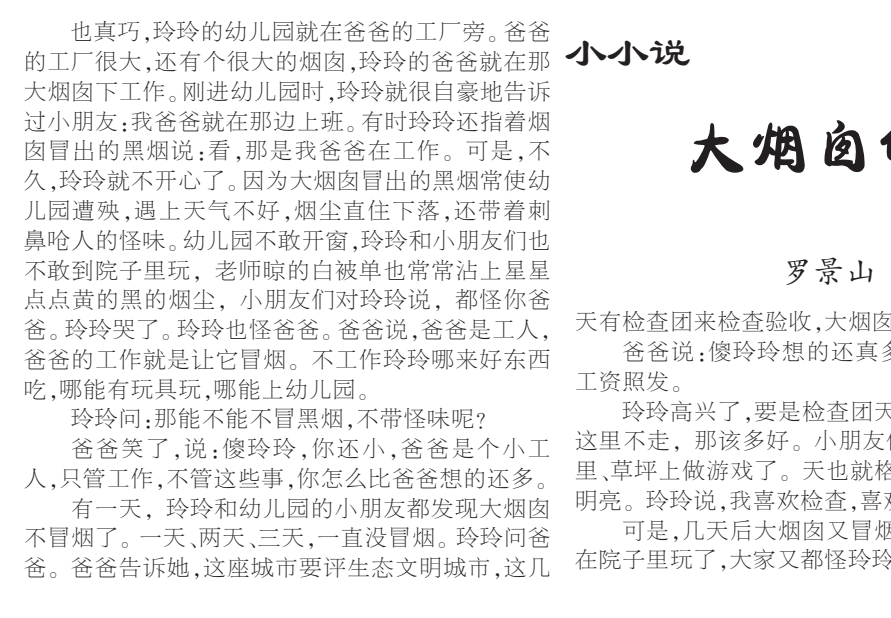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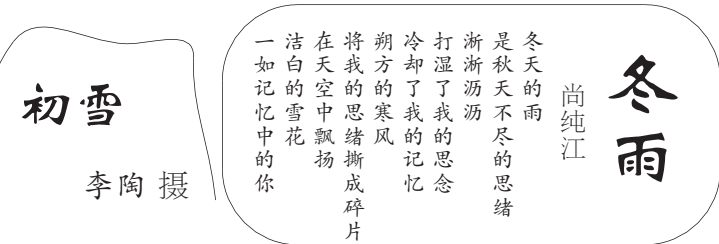
瑞雪飘飘,冬天已经来到。冬天的风比较凉,尤其是东北风,吹在人身上的冷。冬天的夜也长,特别是阴天,天黑的早,所以说漫漫长夜并非虚言。因此有人讨厌寒冷漫长的冬夜,讨厌冬天。我却不然,我喜欢冬天的漫漫长夜,喜欢银装素裹的冬天。只是这些年不知道是地球变暖的原因,抑或是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提高,有空调有暖气,我却感受不到了那冬日的严寒,感受不到了漫漫冬夜的温馨。我很失落,因为那漫长的冬夜有我童年的快乐,有我童年的幸福,有我童年的梦幻。

我的童年是在豫东的农村度过的,豫东广袤的平原土地肥沃,四季分明,是我们泱泱大国的粮仓。相传我们这里有人祖伏羲的保佑,无论旱涝,通常每年均有八分的收成,所以人们应该衣食无忧。可是在那个年代,人们只顾闹革命,整天开会学习,批阶级敌人,所以八分的收成常打折扣。因此人们并非衣食无忧,生产抓的好能勉强吃饱肚子,抓的不好就要挨饿了。挨饿的滋味真不好受,头晕眼黑,四肢无力,浑身出虚汗。我们队属于中等水平的生产队,人均口粮一百多斤,我家是余粮户,日子过的还算可以。我大伯家就不行了,他们家人口多劳力少,属于缺粮户,晚上常常不做晚饭,我的堂弟堂妹们每到冬天,既受冻又挨饿,我经常给他们拿点剩饭,有时是一把晒

干的红薯干。所以他们很亲近我,也经常在我家玩。白天我领着他,他们堆雪人打雪仗,晚上就围在我家煤油灯下,看我母亲纺花,听我父亲读书,有时听奶奶讲故事。奶奶的记忆力非常好,能讲很多故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孙悟空大闹天宫,穆桂英挂帅,杨老将碰碑,杨七郎搬兵,岳母刺字,武松打虎等等,她讲的最多的是老包放粮下陈州,老包铡陈世美和诸葛亮吊孝等三国故事。她的故事让我们入迷,忘记了饥饿寒冷,忘记了白天黑夜,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她的故事使我们懂得了善和恶,美和丑,是与非。岳飞的大智大勇,精忠报国;包公的刚正不阿,为民请命;杨家的一门忠烈,为国捐躯;诸葛亮的足智多谋,鞠躬尽瘁,都给我们幼小的心灵埋下了英雄的种子,树立了长大报效祖国的决心。

我们感谢奶奶,至今都忘不了奶奶。是她在那些缺少穿的年代,在那大雪纷飞的冬夜给了我们温暖,给了我们力量,给了我们生活的勇气和前进的动力。

一盏火苗如豆的煤油灯,一块用麦秸铺就的地铺,一辆吱吱呀呀的纺车,伴我们度过了那个年代,度过了那些大雪纷飞的漫漫冬夜。我留恋那个年代,留恋大雪纷飞的漫漫长夜,留恋地铺的温暖,留恋全家人围在一起的温馨。我还想听奶奶讲故事,还想听父亲读书。



也真巧,玲玲的幼儿园就在爸爸的工厂旁。爸爸的工厂很大,还有个很大的烟囱,玲玲的爸爸就在那大烟囱下工作。刚进幼儿园时,玲玲就很自豪地告诉过小朋友:我爸爸就在那边上班。有时玲玲还指着烟囱冒出的黑烟说:看,那是我爸爸在工作。可是,不久,玲玲就不开心了。因为大烟囱冒出的黑烟常使幼儿园遭殃,遇上天气不好,烟尘直直下落,还带着刺鼻呛人的怪味。幼儿园不敢开窗,玲玲和小朋友们也不敢到院子里玩,老师穿的白被单也常常沾上星星点点黄的黑的烟尘,小朋友们对玲玲说,都怪你爸爸。玲玲哭了。玲玲也怪爸爸。爸爸说,爸爸是工人,爸爸的工作就是让它冒烟。不工作玲玲哪来好东西吃,哪能有玩具玩,哪能上幼儿园。

玲玲问:那能不能不冒黑烟,不带怪味呢?爸爸笑了,说:傻玲玲,你还小,爸爸是个小工人,只管工作,不管这些事,你怎么比爸爸想的还多。有一天,玲玲和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发现大烟囱不冒烟了。一天、两天、三天,一直没冒烟。玲玲问爸爸。爸爸告诉她,这座城市要评生态文明城市,这几

小小小说

大烟囱的烟

罗景山

天有检查团来检查验收,大烟囱就不能冒烟了。

爸爸说:傻玲玲想的还真多,这是上面让停的,工资照发。

玲玲高兴了,要是检查团天天来,或者干脆住在这里不走,那该多好。小朋友们就可以天天在院子里、草坪上做游戏了。天也就格外的蓝,太阳格外的明亮。玲玲说,我喜欢检查,喜欢检查团。

可是,几天后大烟囱又冒烟了,小朋友们又没法在院子里玩了,大家又都怪玲玲的爸爸。玲玲觉得很

委屈。于是,玲玲很盼望检查团再来。问爸爸,检查团啥时候再来。爸爸告诉她,生态文明城市已经评上了,检查团就不会再来了。

玲玲很失望。一天,大烟囱不冒烟了,小朋友们又高兴地涌到院子里。玲玲很有把握地告诉小朋友们:准是检查团又来了。

爸爸来接玲玲,玲玲坐在爸爸的自行车上问:是不是检查团又来了?爸爸含混地嗯了声,就没再说话。几天过去了,大烟囱一直没再冒烟,玲玲可高兴啦,她想,这回检查团可真的住下了。

晚上,爸爸妈妈边吃饭边说事,玲玲听不懂,问爸爸,爸爸不说,问多了,爸爸吼一声:别烦!玲玲哭了,妈妈抱起她:玲玲乖,乖玲玲,别烦爸爸。爸爸心里不痛快,爸爸的工厂因空气污染严重,二氧化硫排放严重超标,被关停了。

玲玲不解地问:妈妈,二氧化硫是什么东西?就是以前大烟囱里冒出的黑烟。玲玲像是听懂了什么。



周口师范学院新闻系协办

走在豫东老家的水泥路上,望着路两旁林立的楼房和房顶上新装的太阳能,还有穿戴一新的农家儿郎,总感觉时光步履匆匆,岁月烙印重重;老屋风光不再,新房展露新容。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老屋是灰头土脸的茅草屋。听娘说,那时她和父亲刚结婚不久,爷爷和父亲在离我家二里多地的白沟河用带有水草的河泥脱土坯,晒干后用架子车拉回家一坯坯垒成墙体;苦房顶时自家的麦草不够,又向邻居借了百十斤,方盖起了当时最为普通的茅草房,父母便和爷爷分家另住了。

娘常讲,那时候有的人家盖不起房就老少三代住一个没有大门的小院,儿子结婚了,老大两口住东间,老二两口住西间,老年人领着没结婚的子女住厨房或偏房,自然是清一色的草房子。因此结了婚的人能有自己单独的住房算是不错的了。记得那时大叔和爷爷尚未分家,大叔和大婶住的是两间东屋。因此我家的老屋便是全家人抵御风寒,遮挡雨雪的最好场所。

老屋的一年四季自有不同的风景。春天的老屋是一幅春意盎然的风景画。她掩映在充满新绿的垂杨柳槐之中,那柳枝拧成的柳笛,还有三四月间满树馨香的槐花,曾经是我童年里不可磨灭的记忆。每逢春日午后,或割草归来,我和哥哥就会爬树折下柳枝,编柳条帽学着解放军的样子玩打仗游戏,或者是撸下槐花让娘或蒸或炒,改善全家

人的伙食。

夏天的老屋是一只风雨中飘摇不定的小船。老屋是经不了常年风吹日晒的。夏季雨水多,茅草屋雷雨天怕大风,连阴天怕漏雨。每逢遇上雷雨天气大风一下就会把麦草掀起一大片,父亲就会顶着劈头盖脸的豆大雨点爬上房顶盖上塑料布,压上砖头瓦块,等到来时雨水和汗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下

来,整个人已成了水人儿;如果遇上了连阴天,房顶上的麦草经风刮鸡挠变得很薄,一开始下雨时还凑合,连下两三天草房子就会滴滴答答地漏雨了,大人们就会盆盆罐罐一起上迎接恼人的夏雨。娘总是担心我家的老屋哪天经不住雨水的浸泡而垮塌下来。可是不解大人忧愁的我,总会唱着从哥哥那里新学的儿歌:“滴答,滴答。下雨啦,下雨啦!麦苗说:‘下吧,下吧,我要长大’……”

父亲听着我扯着嗓子唱歌的快乐劲儿,狠狠地瞪了一眼,因而我不敢再出声。只好悻悻地走出屋门找小伙伴趟院子里、大路上的积水玩。

有时候,我坐在屋里的板床上,望着院子里风雨中东摇西摆的椿树苗,听着屋外滴滴答答的雨水发呆,盼望着自己快快长大。夏季,院子里的楸树开了花,紫红的花儿一簇簇开满了整棵树,闻着香香甜甜的花香,整个心里都是甜蜜蜜的。父亲说,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楸树花还曾救过全家人的命呢。

秋天的老屋面对的是一个丰收的季

节。秋天,房前屋后被一派丰收的景象笼罩着:满脸透红的大枣熟了,桔黄的柿子压弯了老柿树的腰,像被喜事美得咧着嘴笑的石榴露出了满嘴的红牙儿,金黄的玉米挂满房前屋后,多日来紧锁的愁眉舒展在父母饱经沧桑的脸上。

冬天的老屋是一个美丽的雕塑。冬天来了,老屋忍受着凄厉的寒风,忍受着无情的寒霜,同时也蕴藏着雪天里的宁静与祥和。雪天里,我们会围着柴火烧红薯,望着房顶的蛛网在热气的怂恿下忽上忽下地跳动的音符;会躺在豆秸铺就的地铺上,钻进被窝享受大雪天等穿娘烘烤棉衣的温馨;会站在雪地里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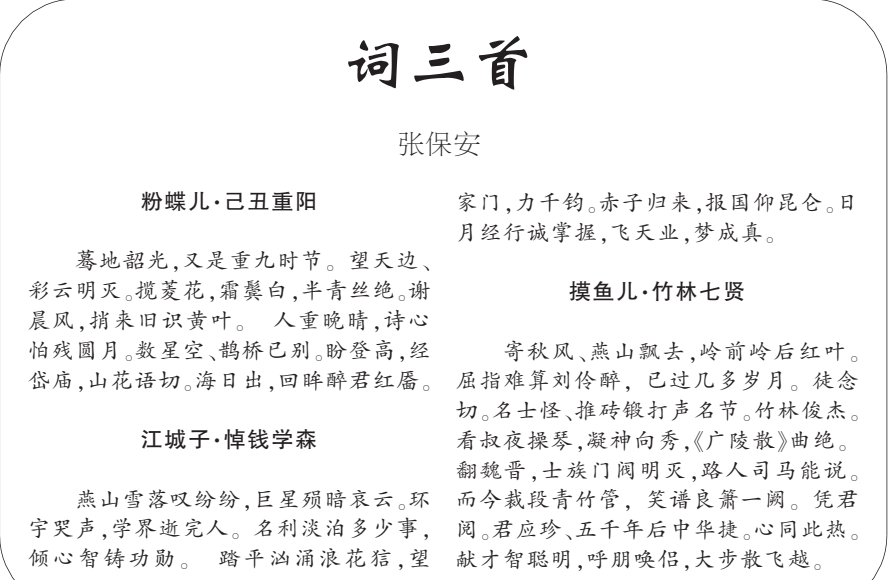
望苍茫的雪花飞舞的天空,伸舌品味雪花的甘甜与神奇;还会站在屋后看不远处那静谧的村庄被冰雪雕刻成一个个冰清玉洁的美丽身影,遨游在冬天洁白的神话世界里。

老屋渐渐地老了,犹如爷爷渐渐弯下的脊梁。父亲决定翻建新房,屋内的墙壁与房顶被烟熏得很黑,后墙裂了一个偌大的缝隙,更重要的原因是公社要打通并拓宽屋后的乡间公路。

1982年春,父母筹集一些钱,请人到邻村的土窑买来一些砖瓦,夏天父亲和三叔用拉来的泥土掺些豆秸打了一人多高的土墙,并脱了一些垒山墙用的土坯,赶在冬季到来的时候,请人建起了土墙瓦顶的三间土瓦房。自此,全家人第一次住进了有砖有瓦的房子。

在新建的土瓦房里,三个哥哥相继结婚、分家,父亲为他们每人盖起了四间出厦房子,建立了各自的小家庭,远离了老屋。

2005年冬,为了给弟弟办婚事,父亲倾尽所有积蓄又向亲戚借了一万多元,在哥哥的帮助下建了五间宽敞的新房子。想想当年建老屋时的艰辛和现在宽敞的住房,父亲心里是安慰的;但是,望着前前后后陆续建起的楼房,没事时父亲总是说咱家冬天想晒太阳可就难了。望着父亲一脸的愁容,我想也许父亲在想啥时候家里也能住上楼房吧?看来,父亲是没有那份精力了,父亲住楼的愿望只有靠弟弟和我们来完成了。



词三首

张保安

粉蝶儿·己丑重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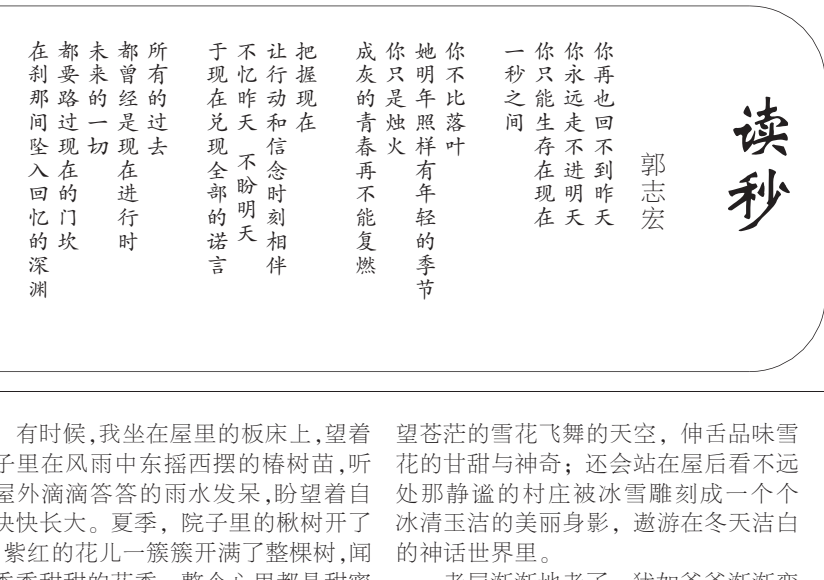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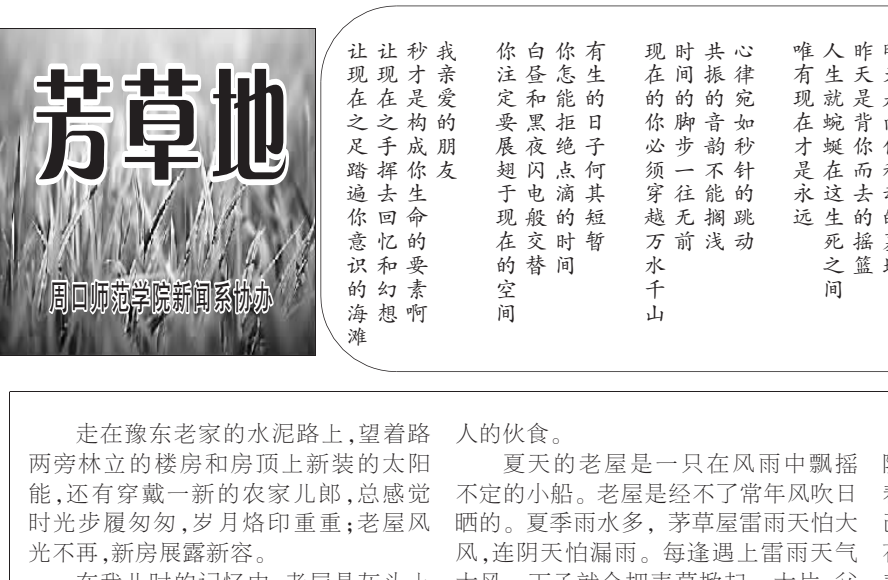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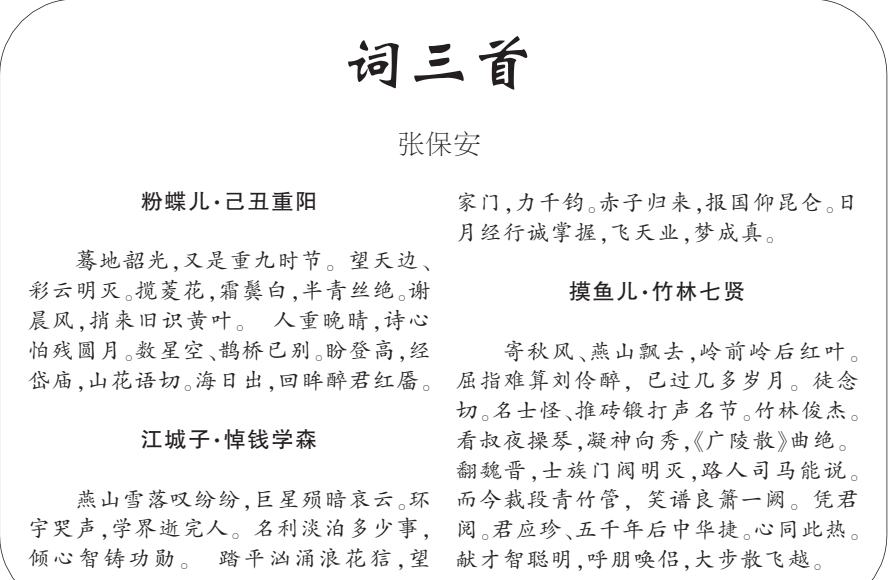
家门,力千钧。赤子归来,报国仰昆仑。日月经行诚掌握,飞天业,梦成真。

摸鱼儿·竹林七贤

寄秋风、燕山飘雪,岭前岭后红叶。屈指难算刘伶醉,已过几多岁月。徒念切。名士怪、推砖锻打声名节。竹林俊杰。看叔夜操琴,凝神向秀,《广陵散》曲绝。翻魏晋,士族门阀明灭,路人司马能说。而今截段青竹管,笑谓良箫一阙。凭君阅。君应珍、五千年后中华捷。心同此热。献才智聪明,呼朋唤侣,大步敢飞越。

江城子·悼钱学森

燕山雪落叹纷纷,巨星殒,暗哀云。环宇哭声,学界逝完人。名利淡泊多少事,倾心智,铸功勋。踏平汹涌浪花宿,望



读秒

郭志宏

你再也回不到昨天
你永远走不进明天
你只能生存在现在
一秒之间

你不比落叶
地明年照样有年轻的季节
你只是烟火
成灰的青春再不能复燃

让行动和信念时刻相伴
不忆昨天,不盼明天
于现在兑现全部的诺言

所有的过去
都曾经是现在进行时
未来的一切
都要路过现在的门坎
在刹那那间坠入回忆的深渊

明天是向你移动的墓地
昨天是背你而去的摇篮
人生就蜿蜒在这生死之间
唯有现在才是永远

心律宛如秒针的跳动
共振的音符不能搁浅
时间的脚步一往无前
现在的你必须穿越万水千山

有生的日子何其短暂
你怎能拒绝点滴的时间
白昼和黑夜闪电般的交替
你注定要展翅于现在的空间

我亲爱的朋友
秒才是构成你生命的要素
让现在之手挥去回忆和幻想
让现在之足踏遍你意识的海
让现在之足踏遍你意识的海